

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

飞花咏

春风文

2.4
(8)

似漆？虽至百折千磨，而其才更胜，其情转深，方成飞花咏之为千秋佳话也。譬之春而花香柳媚，喻诸秋而月白天青。岂不较析之即克之呆斧柯，鼓之即调之痴琴瑟，而更饶展转反侧之情态耶！设父母有命，媒妁有言，百两而去，百两而来，不过仅完其红丝之公案。而锦香里之佳联不几埋没乎？凤园芍药之深盟将谁与结乎！总戎与司李之求婚，死不变心于何而见乎？则是幽香同于野草，良璧不异顽砖，将见佳人才子竟与愚夫妇等矣，岂不大可痛心也哉！

噫！知此痛心，则知颠沛流离之成就昌男端女者不浅矣。读之勿悲而喜可也。

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

本书说明

本书全称《新镌批评绣像飞花咏小传》，又名《玉双鱼》。不署作者姓名，也不署别号，封面镌“精刊古本”“本衙藏板”，半页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单边，无格，无绣像，应为清初刻本。卷端正题下镌“双玉鱼”，似“玉双鱼”之误，又似另名。据孙楷第著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知此书于大连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各藏一部。

本书系依据大连图书馆藏本校点。因无他本对校，除改正了明显之错讹外，悉依原貌。

序

原夫春之为春，气虽和淑，必至花香柳媚，而始见其为春之艳。秋之为秋，气虽鲜新，亦必至月白天青，而后知其为秋之清。故蛾眉皓齿，莫非美人也。

虽未尝不怡耳悦目，亦必至才高白雪，情重阳春，而后飞声闺阁，颂美香奁，倾慕遍天下也。虽然才高情重固难，而颂美飞声，亦正不易。设幽兰秘之空谷，良璧蕴之深山，谁则知之？

此桃源又赖渔父之引。而渔父之引，又赖沿谿之流水桃花也。因知，可悲者颠沛也。而孰知颠沛者，正天心之作合其团圆也。最苦者，流离也。而孰知流离者，正造物之愈出愈奇，而情之至死不变耶！故花不飞，安能有飞花之咏？不能有前题之飞花咏，又安能有后之和飞花咏耶！不有前后之题和飞花咏，又安能有相见联吟之飞花咏耶？惟有此前后联吟之飞花咏，而后才婉转其相逢也。

疑者曰：大道既欲同归，何不直行？乃纡回于旁蹊曲径，致令车殆马倾而后达，此何意也？无乃多事乎！

噫！非多事也。金不炼，不知其坚。檀不焚，不知其香。才子佳人，不经一番磨折，何以知其才之慕色如胶，色眷才

目 录

- 第一回 贤父母姻联才与貌
俏孩提缘弄性兼情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昌秀才遭祖籍戍边
杜娘子随夫军出塞…………… (10)
- 第三回 夫妻涉险忍割爱弃孤儿
亲戚寻欢忽遭奸攘幼女…………… (19)
- 第四回 大强盗劫夺算越奸越拙
小儿女飞花咏愈出愈奇…………… (29)
- 第五回 秀才军出奇计一时遭际
儿女情再题诗对面勾挑…………… (40)
- 第六回 言情说义花下订盟
遭恶逢恩途中过继…………… (49)
- 第七回 唐希尧忍苦时遭恶侄生磨
昌天佑无心中救亲人落难…………… (58)
- 第八回 昌小姐女思男悲吟一曲
端公子男思女痛哭多时…………… (66)
- 第九回 香奁才女代傲父做真寿文
绛帐庸师为愚徒集假家课…………… (75)
-

-
- 第十回 端郎阅报惊流离相思欲死
昌女评文疑盗袭鉴拔如神……………(84)
- 第十一回 题词写恨忽遗失露出幽情
行聘求婚乍闻知惊成死病……………(93)
- 第十二回 昌小姐苦在心头甘死节
周总兵变生意外悄移花……………(102)
- 第十三回 唐希尧遭侄害流落到他乡
昌天佑赖友扶锦衣归故里……………(112)
- 第十四回 老知县性傲一朝归
小榜眼才高三及第……………(123)
- 第十五回 遭迁御史苦思君远塞得生还
改姓贵人不忘旧中堂抵死认……………(133)
- 第十六回 飞花咏夫妻小会合
玉双鱼父母大团圆……………(143)
-

第一回

贤父母姻联才与貌
俏孩提缘弄性兼情

诗曰：

青藜有美出于天，彤管多才不偶然。
庸俗薰人应老学，芳香惊座每髫年。
倘飞白雪登龙后，定吐阳春竹马前。
慢讶一时相遇巧，三生原是好姻缘。

话说前朝，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，有一个秀才，姓昌名全，表字天佑。他祖上原是蓟州军籍出身，因父亲曾举过孝廉，遂入籍松江。这昌全自小儿就进了学，后来父母双亡，家资日渐凉薄，止遗下薄田数亩，俱叫一个家人昌俭管理收租，以供薪水读书之费。其妻杜氏，甚是贤淑。夫妻两个过日，颇称宜室宜家。到了四十上下，方生一子，取名昌谷，表字若虚。这昌谷生得面如春雪，体若秋山，襁褓中便乖巧异常。到了六岁，昌全恐怕从个俗先生误了他，遂带在身边自教。这昌谷天性聪明，一教即知，知了便能背诵不忘。到了七岁，四书俱已读完。昌全见他资性不凡，就与他讲究作文。至于诗词歌赋，并未教他，他便出口成章。

忽一日，闻得外面哄传：今日西门外锦香里，有一社会，

甚是齐整，许多人都去看了。昌谷听见，便要叫昌俭领他去看。杜氏道：“会中人多，你娃子家，昌俭一个那里照管得你来。况昌俭还有事要做，也没工夫领你去。”昌谷心心念念，只想要去，听见母亲不放他去，便眼泪汪汪，愁眉苦脸。父亲见他这般光景，心甚不忍，因说道：“我儿你不要哭，等吃过早饭，我自带你去看吧。”昌谷听见父亲肯带他去，便欢天喜地，连忙催母亲收拾饭吃了。杜氏又拿出两件新鲜衣服，替他换了，打扮得像个玉人儿一般，跟随着父亲出门，竟望锦香里而来。

只见一路上男男女女，携老挈幼，俱来看会。昌全领了儿子，也慢慢随着众人而走。才走不得三五箭路，只听见背后一人叫道：“天佑兄，等我同行。”昌全回头一看，却是他同窗好友朱天爵，因说道：“仁兄为何亦有此兴？”朱天爵笑道：“佳兴与人同耳，小弟何独无之。”因指着昌谷道：“这想是令公郎了？”昌全道：“正是小儿。只因小儿要看，故带他同走。”遂叫昌谷过来，与朱伯伯作揖。昌谷连忙走在下面，深深作了一揖。朱天爵见他举动舒徐，面目清秀，因说道：“吾兄有此宁馨，异日必能跨灶。”二人说说笑笑，一路徐步而行。早听见远远的锣鼓喧天，二人遂走入锦香里市中。只见家家悬彩，户户垂帘。无数的老少妇女，俱穿红着绿，站在门前看会。不是接了亲戚来家看的，就是沾亲带故自己来看的，故此家家门首，都是些女人，甚是热闹。也就有许多浮浪子弟，往来不绝，或帘隙偷窥，或楼头远望。他二人因带了昌谷，不便在人丛中挨挤，要拣一空处站立。逐家走来，家家挤满，只有一家门首

簷略宽些，遂立在这家门首竹帘之外。隔不多时，街上人纷纷的拥来，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又停了半晌，一阵阵一队队的鲜明旗帜，里长社火，俱各扮了故事，跳舞而来。后面就有许多的台阁，内中或有扮苏东坡游赤壁的，也有扮陶渊明赏菊的，也有扮张生游佛殿的。众人俱围住观看。朱天爵看了，忽大笑道：“苏东坡、陶渊明难道是这等一个嘴脸。”因顺口念出一句道：

“千古高贤，换面改头成俗子。”

朱天爵方才念了，昌谷在旁听见就应声对一句道：

“一群恶少，耸肩叠背学才郎。”

朱天爵无意中忽听得昌谷随口对出，不觉大惊，对着昌全说道：“原来令公郎小小年纪，有如此敏捷之才，又工之确，虽老学宿儒，一时亦不能如此。真乃奇童也！”朱天爵正看着昌谷赞赏，不期身背后有人说道：“要对这对也不为难。”朱天爵急回头看时，不是大人，却是一个老家人抱着一个小女子，出帘来看会。再看那小女子，也只好六七岁，生得一个面颜就似花朵一般。朱天爵乍见，又惊又喜，因问他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说对此不难，你何不也对一句？”那小女子不慌不忙，也随口对一句道：

“三家村汉，画眉搽脸扮佳人。”

昌全与朱天爵二人，忽听见抱的小女儿也对出一句奇对来，甚是惊讶，急急要问他是谁家的女儿。此时，会已过去，那家人已抱女儿入帘去了。欲要走到帘前去问，争奈帘内都是些内眷，怎好开口。正在帘边踌躇，只见一人从帘内走出来，拱拱手道：“原来二位仁兄在此。”你道这是何人，原

来也是他二人同学的朋友，姓端名居，表字无倦，住在城外。这就是他姐夫家里。因姐姐接他看会，故同了妻女到此。他在帘内已看见多时，因不便邀他二人进来，故推不看见。忽听见那小学生对得对句，敏捷精工，就打帐出来，问是何人。不期女儿容姑也对了一对，不相上下，更加欢喜。又听见朱天爵不住口的赞扬道：“怎一时间就有这一对才美的小儿女，真是奇事。”端居欢喜之极，按纳不住，故揭开帘子走了出来。朱天爵看见，方知是端居，便笑说道：“好人呀，怎躲在里头，也不叫我一声？”端居道：“此乃敝姊丈家里。因家姊接小弟同弟妇来看会，因贪看会，竟不曾看见二位仁兄，得罪得罪！”朱天爵笑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且请问适才对对的这位小姑娘，是谁人之女，怎具此敏捷之才？令人爱杀。”端居笑道：“这就是小女。胡乱取笑，何敢当二位仁兄之誉。”因指着昌谷说道：“这位小学生对的佳句，方算得一字一珠也。莫非就是天佑兄之令郎？”昌全道：“正是小儿。妄言出丑，自不知羞。今闻令爱妙句，自不敢再作矣。小弟与仁兄相与也不浅，竟不知仁兄有此闺秀。仁兄真可谓善于韞椟矣。”朱天爵又问道：“令爱今年几岁？”端居道：“小弟止有此女，今年才得七岁。”朱天爵又问道：“令爱是几月生的？”端居道：“是三月。”昌全道：“原来与小儿同年。小儿只长令爱一月。”朱天爵因指着昌谷说道：“有此才郎，正宜配此佳人。今日无心一对，大有天缘。且两人对中，却又暗合着才郎佳人，自然是一对佳儿佳妇。这段姻缘，不可当面错过。我如今也不管你二人肯与不肯，我定要做个月下老人，与你二人结为亲家何如？”

正说着，又是一起会来，打得锣鼓喧天，众人齐挤上前观看。会过了，端居即领了昌谷，到帘内去与众亲眷看。众亲眷听见外边说要将他与端家做女婿，人人欢喜，俱向李氏说道：“端奶奶，你招了这个标致的女婿，也不枉姑娘如此聪明。两人比并起来，郎才女貌，真是玉琢成粉捏就的一对好夫妻。”因叫昌谷与端奶奶作揖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丈母了。”昌谷听见，恭恭敬敬作了两个揖，又与众妇人作揖。众妇女又风风耍耍指说道：“这姑娘就是你的娘子了，你们两人也该相见。”遂将昌谷立在右首，又将容姑立在左首，也叫他作了两个揖，就同坐在一处，看帘外的会来。众妇人拿了许多点心茶果与他二人吃，又不住向端奶奶面前称赞昌家学生的好处。李氏亦甚喜欢。

又看了半日，方才过完了会。昌全欲要回去。端居道：“这里是我姊丈家中，小弟也做得半主，敢屈二位仁兄进内一坐。”朱天爵笑道：“你如今得了佳婿，也该先请媒人吃杯喜酒。”遂一手拉了昌全，三人同走入堂中。不一时内中送出茶来，端居即吩咐小厮收拾便酒。朱天爵因问道：“令姊丈尊姓？请来一见。”端居道：“家姊丈姓柏，楚中贸易未归。舍甥尚幼，不敢奉陪。”须臾摆上许多肴馔，俱是要留亲戚现成的。三人坐定而饮。此时，昌谷已被里面妇女留住，在内吃饭了。三人饮了半晌，朱天爵道：“我三人俱系同学，实与他人不同，今你二人结成亲家，以后便是至亲。我做了媒人，常言道九子不忘媒，将来亲友之情，绵绵不绝矣。”昌全道：“小弟寒薄，诚恐有玷无老门楣，实不敢启齿耳。”朱天爵道：“我兄差矣，从来婚姻论财，君子耻之。又云，善

嫁者，只看郎君。今令郎具此天才，后日包管稳步云梯，过于尔我。”端居道：“小弟止有小女，实欲择一佳婿。今日幸遇公郎，只一对而令我羡慕。后日鹏程，诚如朱兄之言。使小女得配君子，是我所深愿也。”朱天爵听了大喜道：

“端兄言出真诚，一言为定，昌兄不必过谦。”因又问昌全道：“兄可曾带得有聘物在身边吗？”昌全道：“小弟偶尔出门，实不曾带得。”端居道：“古人一丝为定，不在轻重多寡。”昌全想了一想道：“小儿身上倒有一件，不知可作得聘物？”朱天爵忙问道：“令郎带的是甚么物件？”昌全道：“小儿带的还是祖上传遗一块汉玉，良工琢成一对双鱼，小弟留作镇家之宝。就将此为定，可好吗？”朱天爵道：“这是绝妙的宝物。有此美玉无瑕，使他夫妻如鱼水之欢，即温家之玉镜台也，有何不可。”遂对端居道：“兄进去领了令爱与昌学生一同出来，我自有处。”端居遂走入内，领了二人出来。昌全看见他女儿垂垂丝发，窄窄弓鞋，十分可爱。又见两孩子，竟象终日相熟的一般，嘻嘻说笑。朱天爵遂立起身来说道：“今日迎神会定是吉日，可使昌学生拜见了岳丈，端姑娘拜见了公公。”端居大喜，忙叫取毡单出来。此时，众妇女俱在后堂观看。不一时铺下红毡。朱天爵搀他二人拜了昌全四拜，又拜了端居四拜。即向昌谷腰间解下玉鱼，果见玉色莹然，制手精美，随付与端居。端居一看，虽是一块玉，却已制成两个比目鱼儿。因啧啧赞好道：“真是世家旧物，得此不啻连城矣！”朱天爵复取来递与容姑道：“双鱼聘定，你二人日后宜室宜家，振振麟趾，受金章紫诰之封。”遂使他二人也对拜了四拜。又使他二人入

内，拜了丈母与姑娘。拜完，昌谷方才出来，坐在席上吃酒。一个得了佳婿，一个聘了佳妇，二人甚是欢喜，俱谢朱天爵撮合之功。二人彼此称为亲家。

又饮了半晌，见日色已低，昌全、朱天爵方才与端居作别，带了儿子进城。到了半路，昌全又与朱天爵别过，方同儿子慢慢的走回家中。见了杜氏，遂将儿子定亲之事，从头至尾细细说知。杜氏也甚欢喜。自此，昌、端二姓结成儿女亲家，愈加亲热，时朝月节，送盘送礼往来热闹不题。正是：

生前想是并头莲，今始双鱼种玉田。

为甚相逢三订约，要将成败弄情缘。

却说此时，天下虽然全盛，只奈边疆没有良将，遂致军威不振，兵马不充，朝廷甚是忧虑。当有阁臣与大司马商议道：“目今边将屡屡有告急文书，求增兵添将。若要考选将才，募集壮士，一来又要骚扰天下，二来又未免虚计岁月，缓不济事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将历年军籍这些逃亡之人，勾摄而来，不下数万，仍编入军伍，以备边庭之用。则兵不劳而边庭永固可守矣！”朝臣皆以为然。大司马王常即出名上了一本，本内备细条陈。天子见了，龙颜大悦道：“以四方无用之逃民，作九边王家之劲卒，深为得体。”遂批准了，着部臣商酌行之。

部臣奉旨，不敢停留，遂将在逃的军籍查明，连夜做成文书，差人发在驿递铺中，叫他照文书打到各府州县去，追摄解来。驿丞见是奉旨紧急军情，不敢迟延时刻，随即从省至府，从府至县，文书雪片的下来。早有文书到了松江府中，府尊看罢部文，即抄出来文，星夜发与各县。华亭县县

官丁廷举，接了来文，见是勾摄逃军严紧事情，随照来文名姓，另签出牌票，差人分散到各图各里，去追摄不提。

却说昌全，自从与端居结亲，见媳妇如此有才，心中甚是欢喜。自己专心训教昌谷，望其早成，遂在家中收拾了一间书室开馆。附近居邻，知其饱学，俱争送儿子来拜从。昌全再三推辞，止留了四个学生，陪伴昌谷读书。

忽一日清早，昌全尚未起身，早有两个青衣敲门。昌俭开了门，问道：“二位何事，如此早来？”两个青衣道：

“我们是奉大爷之命，要见你相公有句话说。”昌俭见说是本县大爷差来的，不敢怠慢，连忙请进道：“我相公尚未起身，二位请坐着，我进去通知。”二人走入堂中客位坐下，昌俭遂走到房门外，低低说道：“外边有两个差人，说是县里大爷差来，要求见相公的，今在堂中坐等。”昌全忽然听见，因想道：这又奇了，我自入学宫，足迹不至公堂，又无公事干涉，为何这丁父母使人来请我？因说道：“你可出去回他说，我相公无事于公门，又非通家世谊，又无师友之交，去见亦可，不去亦可。如必欲要见，等早堂时去可也。”昌俭只得走出回复差人。差人道：“大爷立候要见，你快进去说声。”昌俭又进来说。杜氏道：“大爷乃一县之父母，他既着人来请，毕竟有事要与你商量。你也不可十分固执，见见何妨，不可拂其来请之意。”昌全听了，只得起来梳洗，走出堂中。见了二人，拱拱手道：“不知丁父母何事要见小弟，有劳二位早来？”差人因知他是县里有名的秀才，一时不好变脸，因上前说道：“大爷有件疑难讼事，久闻得相公饱学，要请一见。今老爷坐在后堂，立等相见。”昌全

听了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待我进去换了衣服同去。”差人道：“这个倒不消了，老爷今在后堂，不妨随身褰衣相见。”昌全道：“见官长岂可如此，换了大衣去才是。”差人见他要进内去，忙拦住道：“相公不必进去了，若再迟挨，恐累我们受责。”昌全见他们如此紧急，因问道：“端的你老爷有何事要见我？”差人道：“有事无事我们不知，相公见过自然晓得。”昌全没奈何，只得随了差人出门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祸福须臾，别离顷刻。不知见了县尊，果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昌秀才遭祖籍戍边 杜娘子随夫军出塞

词云：

飞灾横祸，何事放人不过？好好夫妻，捉为戍卒，
一个又还一个。 沙尘远簸驱车上，那得安眠稳坐。慢
说红颜，一任青春，也应折挫。

——柳梢青

话说昌全见差人不容他进去换衣，心下也暗暗惊慌。却
细想无愧，只得同了差人，走到县中。早有一个先传进去，
禀了知县。

不一时，知县坐堂。差人遂带了昌全上堂，禀道：“在
逃军犯一名昌全，已勾到来见老爷，乞老爷销牌。”昌全忽
然听见，吃了一惊，正打点行礼，只见知县说道：“这个礼
不消行了。本县奉兵部明文，缉获逃军，解去边庭守戍。你
今册上有名，便是逃军，不是生员了。可速速回家打点，本
县即拨长差起解。”昌全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只得跪下说
道：“生员祖父诗礼传家，今又谬列青衿，已沐老父母大人
之恩久矣。即祖上原系军籍，然年深日远，存亡代谢。还求
老父母大人念生员斯文一脉，不堪军卒之劳，乞求培植作

养，生员受恩不浅。”说罢即叩下头去。丁知县道：“此虽兵部明文，却奉的是朝廷旨意，谁敢有违。本县纵欲挽回，册籍姓名相对，亦无可挽回之处。莫说你一个秀才，即显宦之家，册上有名，亦与庶民军籍同等，一样解去。你不必苦辩，料想推辞不得了。”说罢即叫原差押他归家，同军妻一齐起解。原差即押着昌全，出了县门而来。

此时，杜氏见丈夫同了差人进县，因想道：既是县尊好意相请，为何不见名帖，又为何差人不放转身？事有可疑。即叫家人昌俭到县中打听。昌俭看见家主如此，连忙飞奔来家，告知主母道：“不好了！相公被县官问成充军了。”杜氏听了不信，因大怒道：“你这奴才胡说，相公又不曾犯法，为何如此大惊小怪，胡言乱语？”昌俭见主母不信，遂放声大哭道：“奶奶，果然相公不好了！县官奉了朝廷旨意，搜获逃军，说我家祖上原是军籍，连奶奶也是军妻。如今差人押着相公回家，就要起身了。”杜氏听见是真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因大哭道：“家门不幸，奇祸忽来，怎一旦就至于此！”正哭着，忽听见丈夫同差人回家。杜氏也不顾内外，连忙跑出堂中。昌全见了杜氏，早跌跌脚儿泪如泉涌，道：“我是祖籍有名，应该充军，奈何累及贤妻，亦不能免！”说罢，二人大哭一场。昌谷在旁看见父母哭得伤心，也放声哭起来。

众邻居见他家忽起哭声，俱来相问，方知是军籍，要解到边上守城当兵。俱说道：“昌相公是斯文人，奶奶又不曾出门惯的，如何去得？”又见有旨意要人，知不能免，遂大家相劝道：“如今哭也无用，且商量打点要紧。”又见差人